

第13期

慶祝近代史研究所成立六十週年

口述歷史

吳大猷題



2013年11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口述歷史

第 13 期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口述歷史 第十三期

編輯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口述歷史》編輯委員會

助編／沈懷玉、吳雅琪、林東璟

發行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地址／中華民國台北市南港區 11529

研究院路二段 130 號

電話／(02)27824166

傳真／(02)27861675

劃撥帳號／1034172-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帳戶

訂購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發行室

電話／(02)27898208

印刷／天翼電腦排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82278766

初版／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定價／新台幣 400 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78-986-03-8719-3 GPN 1010202483

目 錄

訪問紀錄

1	張開龍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陳存恭 記錄/曾雲珍	1
2	簡文純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許雪姬、黃子寧 記錄/黃子寧、林丁國	17
3	廖運潘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陳儀深 記錄/彭孟濤	63
4	宗像隆幸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陳儀深 日語口譯/陳慶立	83
		記錄/彭孟濤、林志晟	
5	張一夫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常成 記錄/常成、李抗	121
6	周至柔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陳存恭、張力 記錄/張力	153
7	伍法岳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張力 記錄/張力、林容聖	187
8	吳維健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羅久蓉、沈懷玉 記錄/李品寬	235
9	徐芳女士訪問紀錄	訪問/潘光哲 記錄/林東環	297
10	許留芬女士訪問紀錄	訪問/林美莉 記錄/林美莉	339

11	吳君瑩女士訪問紀錄	訪問/陳儀深 記錄/林志晟、彭孟濤	359
12	黃馥蕙女士訪問紀錄	訪問/杜式敏 記錄/杜式敏	379

來函照登

13	對於史明與鄭自才訪問紀錄的若干辨正	張維嘉	413
14	王育德家屬來函	王明理	431

張開龍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陳存恭 *

記錄：曾雲珍 **

時間：2005 年 6 月 6 日至 8 月，共七次

地點：臺北市林森北路 609 號 6 樓臺北市福建省同鄉會

張開龍先生，1924 年生，福建人。1946 年集美高商畢業，1947 年 2 月來臺，隨後任臺灣行政長官公署會計處預算科辦事員，上班三天後爆發二二八事件，暫避妻子之姨丈家中。1952 年升任臺灣省政府會計處科員，同年考取臺灣省立行政專科學校，1955 年畢業服預官役，1957 年任省政府人事處科員，並在中興大學法商學院行政系半工半讀，1960 年取得學士學位。1961 年起，歷任省農林廳林務局課員、課長，1973 年退休。

家世

我家原籍福建省惠安縣洛陽鎮，民國 12 年（1923）家父因教書關係，遷居泉州公界巷，我在 13 年（1924）出生。我家雖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 北一女中退休教師

非顯赫，但的確是曾經獲得功名的書香門第，祖父碧滄公是前清舉人，曾任廣東省西寧縣知縣，政聲卓著，做了三年，不久逝世。祖母董氏，育有子女九人。

先父仰薇公，前清優貢，民國成立後服務於教育界，主教國文。三十年來，盡瘁鄉梓，誨人不倦，可謂桃李滿天下，樾蔭流芳。先母蔡氏，育有二子三女，年四十餘不幸逝世。先父續絃，我的生母亦姓蔡，育有五子三女。我排行第三，有兩個哥哥，四個姊姊，四個弟弟，兩個妹妹。大哥開象，服務於警界，沒結婚，民國 39 年（1950）就去世。二哥開儀，中央軍校第十七期畢業，時值戡亂時期，立即派赴前線，隸屬於胡宗南麾下，轉戰西北各地。因功升連長。駐防隴北時迎娶二嫂。不幸於民國 38 年（1949）部隊被來攻的共軍沖散，攜身懷六甲的二嫂遠去新疆，遂在伊寧落籍。

我的四弟開銑、五弟開彭、六弟開堉、七弟開鏞，除六弟早殤外，其餘三個弟弟都健在。我的大姊、三姊遠嫁菲律賓華僑，二姊嫁越南華僑，都已逝世。而四姊、六姊都健在。在大陸的弟妹都受過良好教育，並已成家立業，生活雖苦，幸而沒受到迫害。

大陸淪陷後，我曾透過香港朋友與家裡通訊，並寄點錢回家，家父於民國 57 年（1968）逝世，家母於民國 72 年（1983）逝世，兩位享壽都是八十四。開放探親後，我於民國 80、86、88 年（1991、1997、1999）三次返鄉探親，第三次探親時，遠在伊寧的二哥特別返鄉團聚。我應景寫〈棠棣吟〉，真是「五八年中夢境，六千里外仙鄉，弟兄闊別恍參商，兒女英雄無恙。」¹

1 詳見《福建雜誌》，復刊第 14 期（民國 88 年 9 月 16 日），頁 79。

青少年時期教育

我家家境普通，子女多，父親教書，待遇不會太好，但子女都接受了良好教育。

我五歲啓蒙，啓蒙老師就是先父。他除了教一般《三字經》、《千字文》、《幼學瓊林》、《四書》外，也教我唸詩詞，學作對、作文、作詩。所以我自幼對詩就特別喜好。上正式學堂以後，許多國文老師都是我們閩南的宿儒，程度很高，對詩文也都很擅長，譬如集美高商國文老師潘舉翼是前清優貢，教詩文當然游刃有餘。而我們也得習作詩詞，在這種環境薰陶出來，自然而然地學習作詩。現在我充任「中華學術院詩學研究所」委員，仍然不斷學習。

七歲時我進入培實小學，從三年級讀起，除了國文、歷史、地理、公民以外，還要讀數學、自然，用的課本是商務印書館印行的。學校師資很好，記得歷史老師陳登萊是簡易師範畢業的，督教很嚴。學生表現不好，老師偶爾也會打，輕輕的打，警誡一下。我記得當時白天上課，晚上在家還是要做點功課，不敢馬虎。

十歲我自小學畢業，考入晉江中學初中部，這是泉州唯一的省立中學。泉州號稱「海濱鄒魯」，文風很盛。前清泉州有清源、崇正、梅石三個書院，培植了不少人才。民國以後，崇正書院沒辦學校，清源書院改爲晉江公學，後來改爲晉光小學，梅石書院改爲縣立晉江中學。晉中是設在打錫巷，靠近孔廟，省立的經費夠，環境好，師資優，當然是泉州最好的學校。抗戰後利用天主堂大樓設海疆專科學校，泉州才開始有大專學校（按：海疆學校現升格爲華僑大學）。省立晉中的師資很優秀，最難忘的有羅葆

基、莊為璣、薩兆琛等三位國文老師，薩老師在初三時曾出題讓我們作詩；英文老師吳文良，數學老師李祖彝，他們都教得很好。我讀了二年，因病休學一年，病後改念晉江縣立晉江中學。

民國 32 年（1943）我從縣立晉江中學畢業，考取集美高級商業學校，以期獲得謀生的專業知識，果然成為我一生事業的基礎。集美高商是由創辦廈門大學的陳嘉庚先生輸財興學，集美校主（董事長）陳村牧先生掌理校務。集美校園有集美小學，集美初高中，農業、水產等學校，學生上千人，師資上百，陣容堅強。高商春秋二季招生，每年兩班，每班三十人，全校學生約一百八十人。校長葉書衷，北京大學畢業（勝利後校長游學詩）。學校藏書豐富，圖書館有一百個座位，設備很好。除了正課以外，我讀了許多課外書籍、文史著作，《阿 Q 正傳》，《家》、《春》、《秋》、《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史記》、《漢書》，我們都唸過。我最難忘的老師除了國文老師潘舉翼以外，還有幾位專業課程的老師，如成本會計周國珍老師，廈門大學畢業；普通會計黎德祥老師，暨南大學畢業；商業會計吳天賜老師，廈門大學畢業；商業概論林盛儉老師，暨南大學畢業，都是學有專長，教學認真的老師。他們督教很嚴，晚上還有輔導讀書的專人。

來臺遭遇二二八事件

我在民國 35 年（1946）從集美高商畢業，次年 2 月 1 日到了臺灣。我的舅舅是住在鹿港的讀書人，是一位學者，不肯為日

本人做事，抗戰期中搬到廈門鼓浪嶼定居。他常對我介紹臺灣風景優美、物產豐富、民情敦厚，讓我很嚮往。我們對抗日戰爭有信心，認為中國一定贏，許願臺灣光復後要到臺灣看看。果然民國 34 年（1945）我國獲得最後勝利，當年我的堂兄張開箴就到臺灣出任全省鐵路貨物搬運公司總經理，舉家遷臺，我到臺灣有他照應，是以我畢業後就到臺灣來。

抵臺後，透過開箴兄的介紹，讓我進入長官公署會計處當辦事員。2 月 25 日報到上班，不料三天後就爆發二二八事件。那天上班後才知道發生了民變，我看看情形不對，就離開辦公廳到金門街開箴兄家裡避一避。我最初躲在開箴兄家裡沒敢出來，這十幾天內姨丈家人數多，開箴嫂做飯菜給大家吃，每天無所事事，只求平安。有一位女傭叫阿英，本省小姐，很不錯，繼續來幫忙，有一次她去買菜，還被賣菜的老闆娘打了一記耳光，說她不應該給阿山仔做事。我們是來臺灣服務的，不是來統治他們的。你知道開箴兄對臺灣貢獻多大，他提拔了多少本省部屬（按：許多本省職員後來離開搬運公司出去創業，成為運輸界的老闆）？阿英繼續幫忙有什麼錯？

最初，我們也不知道發生事件的原因，只知道本省暴亂份子起來打殺外省人。後來說陳儀失政以及貪官污吏引起民怨。那時外省人來臺多是公教人員，也多半是單身來臺，像我一樣中學或是大學畢業就來了。雖然是公務員，但職位低，大多數沒有貪污的可能，與事件本身沒關連，突然不分青紅皂白被打被殺了，真是冤枉。我初到臺灣進入長官公署才三天就爆發此事，當時沒結交什麼朋友。被害的人數政府後來調查過，有數字的，但因被害的多半是單身，有的就沒有向政府報告，所以實際數目比那個數

字恐怕要多一點。

亂了十多天，白崇禧奉命宣慰臺灣，秩序才漸漸恢復。（按：3月12日國民政府特派白崇禧宣慰臺灣，對此次紛擾事件權宜處理，3月17日白抵臺灣），我才上班。這十幾天我並不害怕。當時沒有電視，只有收音機，訊息有限，只知本省人趕殺外省人，我們大人倒不怕，怕也沒有用。麗雪還是孩子，聽到槍聲當然怕，其實槍聲稀疏，並不多。

36年（1947）7、8月間，《臺灣新生報》為二二八事件徵文，我以《二二八事件親歷記》為題寫了五、六百字的短文，被刊載在了一本專刊裡。

我偶爾聽到被人叫做「阿山」，也無所謂。一般來說，本省人對會說閩南話的人還是好一點。（按：閩南人到南洋稱大陸為唐山，對「山」字並無反感。）在臺灣我仍自由自在，對本省同胞無拘束感。本省與外省的敏感名詞，演變成爲族群問題，這是選舉引發出來的問題。政客爲了選票，爲了動員本省人對外省人有成見的選票，因此特別利用二二八不幸事件來挑起族群仇恨，可說別具用心。說外省兵殺本省人，而不知先是本省人殺外省人，說外省人不愛臺灣，那也十分冤枉。我二十四歲來臺灣，今年八十三歲了，最寶貴的歲月都在這寶島上度過，不愛臺灣可能嗎？

陳儀是浙江人，曾在我們福建省當省主席，後來召回中央出任中央設計局局長，主持成立「臺灣調查委員會」，擬定〈臺灣接管計畫綱要〉。勝利後派任爲臺灣行政長官公署長官，民國34年（1945）10月25日接收臺灣，並以此日爲「臺灣光復節」。二二八事件後解職。他軍人出身，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北伐時由

浙江軍軍長投歸國民政府，來臺後出門有衛隊保護，很威嚴，我們當時不以爲怪。他的部屬民政處處長是周一鶚、財政處處長嚴家淦、人事處處長沙德堅等，都是很幹練的人才。陳儀來臺灣將日本統治臺灣的許多措施照樣實施，譬如菸酒公賣，又不許使用大陸的法幣，而用臺幣。他權力大，做事有魄力，但是有點剛愎自用，不幸爆發二二八事變，因而解職，而大陸淪陷前竟企圖活動湯恩伯扣留蔣總統投共，反而被捕，在臺灣明正典刑，一念之差，也夠慘了。

二二八事件平息後，我們恢復上班，我在會計處業務，處理的業務是教育方面的收支帳目，我處理所有業務都能勝任愉快。

繼續升學與服役

我漸漸覺得「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興起升學的願望。來臺服務六年後，民國 41 年（1952）我考進臺灣省立行政專科學校（民國 40 年（1951）成立，後改制爲法商學院，再改爲中興大學），獲得紀萬德處長同意讓我一面就學，一面工作。我將兩年功課分三年內選讀，而每次下課後匆忙趕回省府辦公，儘快處理好公務，就這樣半工半讀修完行專功課。

行專畢業後我當少尉預官一年。我在 44 年（1955）9 月在鳳山入伍，受訓四個月。受訓除基本教練外，主要的還有政治課程、國父遺教、總統言論、五大信念（主義、領袖、國家、責任、榮譽）等爲主。教官學識都很夠水準。12 月結訓，蔣總統親臨訓話，講文武合一的道理，會後一同聚餐。

結訓分發各兵種，我原分發憲兵，有位同學分發裝甲兵不想去，和我對調。我便到清泉崗裝甲兵學校受訓。學校訓練很嚴格。我們要學開戰車，學射擊火箭筒，實彈演習。一輛戰車五個人，車長駕駛戰車兼指揮，有火箭手、機關槍手及火箭砲彈裝填手、機關槍彈裝填手，但人人都要學會駕駛。我受訓時學會開吉普車和裝甲車，也學會射擊火箭筒。我們的教官對訓練的結果很滿意，認為我們裝甲兵營的戰力遠超過中共的裝甲兵。

又四個月結訓分發到成功嶺充任實習排長，可說剛剛學會就要教人，也只四個月就退伍了。

46年（1957）8月退伍後，參加就業考試，分發省人事處擔任科員。此時省政府已由臺北遷到南投中興新村，而這年8月，省政府改組，嚴家淦調行政院政務委員，由周至柔接任省主席。我的業務是交通處的人事升遷獎懲。交通處所屬機關有鐵路局、公路局、港務局等，業務不多。不過有時要出差到各大站去了解實況，特別是鐵路電氣化時，要到各站去了解作業概況，每站要向我作簡報，也頗費事。麻煩的事是我這年又要繼續升學。

民國44年（1955）行政專校升格為國立法商學院，我當然要繼續修大學課程。可是其一，省政府遷到中部，半工半讀造成交通的問題，其二，我不知道人事處長官會不會准許我半工半讀。幸而新的人事處處長汪治隆先生人很好，聽說我要念書，口頭就說：「很好，成全他。」我與他商量，盡量把功課集中在星期四下午到星期六，正式上班三天半，星期天也上班辦公事，就這樣每星期兩個地方跑來跑去，三年修完法商學院行政學系的課。民國49年（1960）我取得學士學位。總計前後六年才完成大學教育。

行政專校校長周一夔先生，是一位地政專家，行政專校升格爲法商學院後，他仍任院長。六年內良師益友很多，其中讓我得益最多的有教刑法的吳英荃教授，地方自治的溫晉城教授，理則學的開濟教授，政治學的鄒文海教授，民法的李肇偉教授等。同學都很友好，其中與我交情最厚的有陶和、鍾進添、吳堯峰等。

對歷任臺灣省主席的觀感

陳儀因二二八事件下臺，中央改行政長官爲省政府主席，以法學權威魏道明爲首任主席，仍以長官公署爲省政府，予以修復。任內在省政府前廣場舉辦博覽會，展出臺灣光復前後的照片，讓百姓和中小學生觀看。此外，從 37 年（1948）光復節開始辦省運會，選出選手參加全國運動會，記得有位陳英郎參加全運會，四百公尺賽跑第一。

民國 37 年（1948）12 月蔣總統任命東南軍政長官陳誠兼臺灣省政府主席兼臺灣警備總司令。他公忠體國，做事有魄力，不偏頗，知人善任，陳儀幹部像嚴家淦繼續用爲財政廳長。此外在他任內實施了許多措施，對臺灣有很好的影響。譬如，實施「出入境管制」，沒有出入境證不能隨便出入臺灣省境，這樣不法份子不易過來，匪諜不易滲透，而且不會讓臺灣人口暴增；改臺幣爲新臺幣，四萬元換一新臺幣，抑止通貨膨脹。最重要的措施是三七五減租，他當湖北省主席時曾推行二五減租，把這辦法拿出來臺灣實行。臺灣土地很不平均，大地主大仕紳勢力很大，推行三七五減租讓他們少收許多田租，當然不滿。所以要有很大的魄

力才能排除萬難予以推動。後來進一步實施耕者有其田，將公營水泥工礦公司等四大股票分給地主，買回土地，再將土地分配與耕作的佃農，於是佃農成為自耕農，就這樣安定了農民的生活，提高生活水準，避免佃農、貧農為共產黨所利用。另一方面，地主有股票，這些公司改為民營以後，經營得法，工業起飛，地主也發了財。

民國 39 年（1950）3 月 1 日蔣總統復行視事，陳誠升任行政院院長，接臺灣省主席是吳國楨，吳留學美國，曾充任上海市市長，他十分平民化，待人和藹可親，出入沒有很多衛兵護衛，可說具有民主作風，做事亦精明幹練，可惜與老總統政見不合，到美國去了，當省主席為期不長，政績不彰。接任省主席是嚴家淦，江西人，溫文儒雅，有學者風度，在他任內充分發揮他財經長才，使臺灣財政經濟有長足進步。嚴後來升任行政院政務委員，財政部部長，行政院院長，副總統，蔣總統去世後繼任總統，扶搖直上，也是很不容易。

繼嚴主席的是周至柔將軍。他上任第二年爆發了八二三戰役，第三年則有八七水災，先是支援前方作戰，之後要救災及災後重建，實在夠緊張。更糟的是又一年再發生一次大水災，有些剛建好的橋樑、道路又給沖壞。周主席精明幹練，做事果斷，而且幹部也都能任勞任怨，克服困難，其中如交通處處長譚嶽泉、鐵路局局長陳樹曦、公路局局長林則彬都盡心盡力，恢復交通建設。災後重建主計處預算決算（追加預算）業務增加，當然也頗辛苦。

總之，周主席對兩次大的水災及支持八二三戰役都處理得很好。周主席人做實兩任離開，我也在 50 年（1961）轉調到林務

局，離開中興新村。

我進長官公署會計處時是委任八級辦事員。處置處長一位，下分三個科，總務、預算決算及帳務，三個科長下設股長，科員、辦事員、雇員等人很多，全處有五、六十人，分掌民、財、建、教、衛生等各廳處的預算、決算。我在預算科下當辦事員，掌理教育廳的預算、決算。當時處長是王肇嘉，改為省政府時，處長換紀萬德。紀處長軍需官出身，忠厚認真，公私分明，他一直做到遷中興新村時才卸任。我在換臺幣之時月薪一百元，夠用了。民國 41 年（1952）我升科員，又配有單身宿舍，生活更改善了。但隨著預算增加，業務也擴展了。特別是教育經費依憲法規定至少佔全部預算的 25% 以後，業務更多了。

教育經費是逐年增加。最初，大陸撤退來臺，政府經費靠大陸撤退時帶來的黃金，十分困難，收入靠賣米、賣糖、賣木板。李連春當糧食局局長，重要任務就是賣米到日本。幸而 39 年（1950）韓戰爆發，美援來了，以後經濟在穩定中發展。記得，是蔣經國當行政院院長時，碰到石油危機，但是蔣院長推動十大建設，臺灣經濟在逆勢上揚，很不容易，教育經費也就不虞匱乏了。

改調林務局與成家

民國 49 年（1960）我從法商學院畢業，次年 7、8 月知道林務局有一個科員缺，便向該科科長林存和先生請調。林務局屬於省農林廳，局長沈家銘先生畢業於金陵大學森林系，曾任橫斷公

路森林開發處處長。當年林務局主要業務有四：

- (一) 取締濫墾盜伐。
- (二) 改良林相。
- (三) 有計劃的開發、伐林。
- (四) 發展森林遊樂區。

沈局長處事明快，處理有關業務有條不紊，爲了防止盜伐，設有「巡山工」，並購置兩架飛機成立「航空測量隊」。在我服務五、六年間，幸未發生重大的森林災害。

我到林務局當第二課課員，第二課掌理一般行政，課長汪鍾林先生，江蘇人，待我很好，我管理勤惰獎懲考績，擬定工作計畫，核稿，工作繁重，遇有重大案件還要出差去查，幸而當年沒遇到嚴重的大案。後來政府推行三考三卡制度，上下班要打卡，工作紀錄也有卡，每個月予以考核，當然我的業務又增加了。

我來臺後服公職、升學，轉眼二十年過去了，忙忙碌碌一直是單身匹馬，親友都勸我成家，最親密的同學陶和的媽媽更是關心，她索性做起紅娘，將她好友的女兒于七妹介紹給我。陶和媽媽浙江人，我內兄于立忠大夫是中國醫學院中醫教授，是上海人。七妹與我差十歲，基隆護理人員訓練班出身，在三軍總醫院當護士，由於兩家來臺後住得很近，陶媽媽是看著七妹長大的，對我也很清楚，認爲我倆很匹配，極力撮合。民國 56 年（1967）我升科員，而我倆也在這一年終於走上紅毯，締結良緣，林務局配給我一間二十八坪的日式宿舍。民國 58 年（1969）我升任課長，同年長女懿文出生，又過三年長男基弘出生。